

深论

把农产品销路“跑”出来

□张成林

产品与需求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销路打不开。有的产品很好,但找不到诚意买家;有的需求很大,但难寻优质产品。这样的矛盾如何化解?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有一批特殊的工作人员——“乡村买手”。他们走村入巷,遍访优质农产品,对哪里有好产品、何时上市、产量多少了然于胸,同时依托电商平台等资源,及时精准地为农产品找到销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一做法,引人思考。

打开销路,先要转变观念,树

立“跑”的自觉。随着时代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但在产品与市场之间,依然存在着信息错位、沟通不畅等现象。也就是说,即便农产品品质再高、再优,如果没有做好传播,恐怕也很难找到好销路、卖出好价格。在海南农村,规模农业较少,散户经营较多,倘若不主动找寻市场,很难及时实现价值兑现。因此,要像“乡村买手”一样,牢固树立市场及销路意识,多一些主动找寻市场的创新、尝试,努力把销路“跑”出来。

畅通销路,也要用心感知,突出“特”的优势。眼下,“直播带

货”势头渐起,不少明星、网红、地方干部纷纷出镜,积极为农产品做推广。这是为农产品打开销路的好事,可是在具体操作中,这种带货方式也暴露了一些短板和不足。比如,主播对农产品不了解、产品质量难保证、售后服务跟不上等等。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对所推农产品品质和特色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让农产品销售走得更远,还得像“乡村买手”那样,多下一些实功夫,经过认真细致的考察甄选,把真正的特色优质产品推广开来。

农产品销路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产业转型,影响着农村发展

后劲。无论是“乡村买手”,还是电商促销,抑或“直播带货”,背后的农产品销路,都是主动跑出来、找出来的。当然,打开销路,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农产品的品质。为此,在优胜劣汰的销售模式中,应当积极引导农户转变经营观念、革新种植技术,培育更多优质农产品,努力在扩大销路与提升品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拓宽视野、主动作为,在跑市场与找产品中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农户与市场的精准对接,就一定能够打开农产品销售的潜力空间,为“三农”发展带来广阔前景。来源:《人民日报》

声音

让扶贫干部专心打好“收官战”

字强在《新华每日电讯》上撰文称,随着脱贫攻坚进入收官阶段,“以会议落实会议”和“陪会”现象有抬头趋势。在一些贫困县,同样内容的会议,中央、省、市召开以后,县级乃至乡镇还要再开一遍,而且动辄要求各部门“陪会”。一些地方还存在层层发文、层层填表报数、反复督查检查的问题。云南省某贫困县下辖乡(镇)政府,一年来平均每天收到脱贫攻坚方面的文件2份以上,乡(镇)、村两级平均每周接受督查检查1次以上。

笔者认为,脱贫攻坚收官之日临近,基层干部肩负“攻山头、炸碉堡、插红旗”的重任,“最后的贫困堡垒”需要他们去攻克,“最后一公里战线”需要他们去冲刺,绝不能让“文山会海”、过频督查、身兼数职等问题拖累和掣肘他们奋勇冲锋的姿态和行动。各地要严格落实《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要坚决治理“文山会海”和过频督查检查等问题,让基层减负走向科学化、精细化、法治化。

打击长江非法捕捞要下更多真功夫

刘宝庆来稿说,去年初,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求,2019年底以前,完成水生生物保护区渔民退捕,率先实行全面禁捕;2020年底以前,完成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的渔民退捕,暂定实行10年禁捕。但媒体调查发现,虽然长江“禁渔令”实施已有一段时间,但依然有人铤而走险,非法捕捞野生江鲜。

为什么非法捕捞江鲜现象屡禁不止呢?归根结底是利益的驱动。长江里的鱼被称为“江鱼”,其价格比普通淡水鱼要贵得多,尤其被称为“软黄金”的长江刀鱼,有“天下第一鲜”的美誉,今年零售价逼近8000元每公斤,高昂的价格让一些非法捕捞者铤而走险。无论是河刀、还是海刀都无法与“长江三鲜”之首的长江刀鱼相媲美,哪怕是现在,一些沿江城市的饭店都还把江刀当作招牌菜,来吸引顾客。

笔者认为,要想从源头上遏制非法捕捞,就必须斩断利益链条,需要多部门共同发力。一方面,渔业管理和渔政执法部门要负起监管责任,要有“钉钉子”的精神,在监管上压实责任,动真碰硬,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追查到底,确保监管到位;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通力合作,共同发力。公安、海事、市场监管等部门要联合行动,对违法捕捞现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厉打击长江非法捕捞行为,努力构建长江禁捕管理长效机制。

保障粮食安全关键是稳粮价

□乔金亮

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确定为每斤1.12元,在连续两年下调后保持了稳定。当前,在最低收购价政策支撑下,小麦价格总体稳定,优质优价的特征明显。笔者认为,粮价总体稳定,有利于把田里的好收成变作农民的好收入,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要靠粮食最低收购价的稳定。所谓最低收购价,即当市场价格低于此价格时,就由政府组织进行政策性收购。今年春播,我国早稻面积实现了连续7年下降后的首次恢复性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公布的早稻最低收购价每斤提高了1分钱。对粮食贸易和加工企业来说,其对粮价波动的敏感度一般以分为单位计算,对很多种粮大户来说,价格波动几分钱,足以影响其下一轮种粮面积多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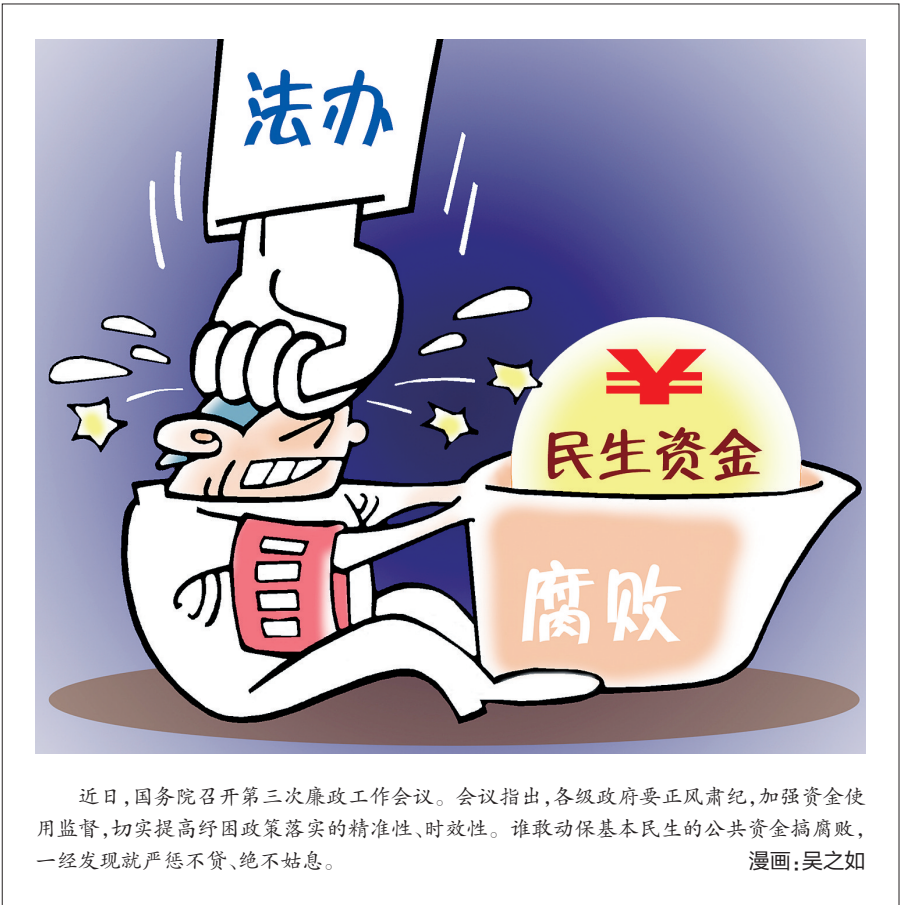
提前锁定种粮收益,也要靠粮食最低收购价的稳定。过去,一些地方曾有“谷贱伤农”的情况,粮食获得丰收但农民却因粮价下降而收入降低。今年,国家在合理确定收购量的前提下,稳定了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这将对市场带来新的利好支撑,有助于防止“谷贱伤农”。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一些国家仍在限制粮食出口。市场粮价并非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这考验一个国家粮食战略的智慧。对我国来说,确保粮价在合理区间运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与日益提高的生产成本相比,农民种粮的比较低收益仍然不高,辛辛苦种地一年不如外出打工两个月。未来,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将持续提高,但人工成本、土地成本也将刚性增长,比较效益问题仍需重点应对。笔者认为,在复杂局势和特殊年份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粮食价格,关键是要继续调动农民和主产区的积极性。

从种粮农民来看,伴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农民正不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目前,优质小麦、优质稻谷价格比普通品种每斤高出0.1元至0.2元,实现了“好粮卖好价,丰产又增收”。未来,要推进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提高风险损失补偿力度;同时,进一步发展有市场需求的优质粮食生产,通过产销对接、品牌推广等途径实现优质优价。

从主产区来看,要保持其抓粮积极性,必须使其获得足够的利益激励。为此,要用好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制度,提高粮食在确定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中的权重,缓解其财力紧张局面;发挥好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激励效应,优先安排产粮大县农产品加工用地指标,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用好新增耕地指标调剂制度,优先安排产粮大县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指标跨省域调剂使用。

来源:《经济日报》



近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各级政府要正风肃纪,加强资金使用监督,切实提高纾困政策落实的精准性、时效性。谁敢动保基本民生的公共资金搞腐败,一经发现就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漫画:吴之如

“晴耕雨读”的好乡风也是生产力

□李思辉

湖北省松滋市斯家场镇姜家岭村全村仅282户1058人,这些年考出了11个博士、32个硕士、108个本科生,被称为“荆州博士第一村”。

该村“不比做屋,只比读书”,这种“比”与一些地方的“比”大不相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农村地区盛行攀比之风。婚丧嫁娶比排场、生活消费比档次、做屋盖房比阔气。有的农户穷其一生,背负沉重债务,为的就是在村里盖一栋三层小楼,似乎只有这样才算“争了一口气”。类似的各种“比”很多时候都是虚荣心作怪,根本上讲都是乡风出了问题。

姜家岭村的不同之处在于,家家户户都以子女金榜题名、学业有成为荣。他们比的不是物质拥有的多寡,而是一种“晴耕雨读”的精气神。在漫长农耕文明中形成的耕读之风,曾赋予很多地方不凡的

精神气质——耕田可以事稼穡,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晴耕雨读”既可学做人、也可学谋生。今天,时代已然不同,社会更加丰富、价值更加多元,但继承和发扬“晴耕雨读”的好乡风,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乡村能否振兴,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乡风好不好。好乡风不仅是乡土文化健康文明的基础,也是村民保持良好精神面貌的前提,是一个地方发展活力的重要来源。姜家岭村20年来没有一个学生辍学,现在全村没有一个贫困户,还成了远近闻名的省级生态村、文明村。这说明,读书不仅不会读穷一家子,反而可以读富全村人。这也说明,好乡风不是虚的,它与家风、学风、世风紧密相连,往往能决定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方的前程。

好乡风的形成有的与历

史积淀有关,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后天培育。姜家岭村的好乡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当地以文化宣传、价值引导、制度安排等慢慢积累而成的。20年前,姜家岭村就把“不比做屋,只比读书”的标语贴满全村各组,并给困难学子提供帮助,让大学生假期回乡做义务辅导,对金榜题名、学业有成者给予隆重表彰,以走出去的博士生、硕士生为榜样激发村民的教育投入积极性……移风易俗不可能一蹴而就,润物无声中最见精神。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荆州博士第一村”让人感动之处在于,它赓续了“晴耕雨读”的传统,并且把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荆州博士第一村”的启示意义在于,好乡风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只要把准方向、悉心培育、孜孜不倦,它就能在潜移默化中立起来,继而生发出源源不断的生产力。

来源:《光明日报》